

报载“中国民营企业大批倒闭”,网上甚至流传着民企大亨史玉柱总结出来的“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”……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园师为救助身陷泥潭的朋友,对方正是私营小老板,却误打误撞地自己成了老板。没用一年

高桥买鞋记

蒋子龙

时间她不仅将一个烂摊子“扭亏为盈”,还发现了一片“创业的福地”,“民企的天堂”。智慧过剩的人,似乎具有一双到哪里都能发现新东西的慧眼,发短信让我去看一看,并想当然地认为我会感兴趣写一写这个地方。我信任她的感觉,趁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之机,怀着好奇心

去探访这个令她如此看重“福地”。这是一个小镇,人口只有两万,名“高桥”,位于扬州与镇江的结合部。镇的东侧一条小河,紧贴着河沿是纵贯南北的主干道,被日夜川流不息的货运卡车轧得有些坑坑洼洼。

就是这个看似并不起眼的小镇,却有800多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制鞋厂,实际上家家都在制鞋。他们生产的运动鞋、休闲鞋大量销往美、欧、澳等世界各地,许多去这些地方旅行的中国游客,带回一双双时尚的外国运动鞋,大都是“高桥制造”。同时他们还占据全国运动鞋和休闲鞋70%的市场份额。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卡车上,凡出镇的满载着新鞋,进镇则拉的都是制鞋材料。全国各个快递公司在这里都有办事处,我在天津下午六点钟以后就无法再快递东西了,而高桥鞋业的各快递公司到晚上21时30分还在营业、发送最后一班快运汽车。快递一双旅游鞋只需6元钱。来到这样一个“鞋

镇”,自然要买鞋,不管是不是需要,对我来说主要的是借着买鞋可深入不同的鞋厂参观采访。不想连进几家厂都遭拒绝,说出口的理由是不对外零售,陪同我们的一位当地人,怕我们是商业间谍,偷了人家的鞋样子。有些鞋厂给国外的大公司做加工,生产世界上声名赫赫的运动鞋,自然是怕别人将名鞋的最新设计偷去,坏了自己的生意。高桥人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自信和淡定,不管来者是谁,记者或官员,他们都能以自我为中心,不看别人脸色,不顺情说好话。尽管是这样

一个“鞋业巨无霸”,却从不做广告,相信自己的比名气重要,不吹嘘自己的鞋,不忽悠人,也不被人忽悠。言不过其实,实不过其名。高桥鞋业起步于1980年代初,数十年来稳稳当地越做越大,却并未推举出一位或几位“著名企业家”,也没有随社会上乡镇企业的兴衰而起伏。今天做到这般规模也不自封为“世界鞋都”、“中国第一”。这正是“越收敛越充拓”,小镇充盈着饱满的生命力。

高桥人不羡慕官员,没有人争着去当镇长、村长。有一种与喧嚣浮躁的社会格格不入的满足与快乐。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目标,并知道该怎么干,能够在制鞋中享受工作中的乐趣。而牢靠的工作,又成为心灵最好的营养品,他们安居乐业,许多年没有发生过盗窃或刑事案件。

为什么高桥制鞋的同时,也能“治邪”呢?我的朋友给出的答案是高桥富裕,老百姓有钱就有自尊,几乎家家有老板,在网上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南宋造就江南

江南这许多年来,总是难以忘怀南宋,那是江南记忆中的最高潮。江南那时灭绝了功名之想,于是在生活上倾注所有心血,耕好田,读诗书,夏天摇一把精致无比的椭圆蒲扇,冬日阴雨连绵中,围炉画一个斜倚白梅树,正犯春困的美女,明前早春里喝一口新茶,清口清心。南宋教会了江南人一生不要做他想,只求不辜负时光之美。

江南早早就领会了这样人情世故,就偏安于桃红柳绿的一隅。

貌似颓废,实则是明白。看南宋遗物,白瓷瓶,工笔画,读那些曼声能唱的宋词。江南深山中,和尚用来修行的竹做尺八,江南古园子里移步一景的感官追求,寻常小馆一粥一饭都做到尽物之美,即使不要功名社稷,究竟还是不肯辜负自己的精神世界。南宋皇帝被掳去阿城,但江南人们念念不忘的,仍是他画笔下那些在暗蓝色空中飘飞起舞的仙鹤。

只能这么说,江南究竟是好,越活越知道它的好,那是一份只要山水物器之美,不图江南社稷的清淡心思。



开个店就可自产自销。也有人嫌自己开店办厂太麻烦,但并不少挣钱,现在流行“包年工”,各鞋厂的老板怕到生产旺季雇不到工人,在年初的时候就跟工人订好一年的合同,生产淡季工人可以在家种地、干自己的活,定单下来就要到工厂上班,不管工厂赔赚,包一年的工资最低7万元。老板若赚超过了预期,还有奖金和“改善伙食”。

这不就是“藏富于民”吗?百姓的生存智慧是非常强大的,能自助的人,机会自然会帮助他。以往人辜负机遇常常多于机遇辜负人,所以在别处的民营企业“大批倒闭”的时候,这里却欣欣向荣。看天色将晚,陪同我们的朋友找一个他熟识的鞋厂厂长,花一百元为我买了两双不同款式的休闲鞋,穿在脚上很舒服,心里更畅快:人活着总要看到点希望,希望生活中有些亮色,高桥镇给我的正是这种感觉,却只能先写此小文投石问路,怕拉不开架势弄个“大块头”,给这个小镇帮倒忙。



不怪集

柏林市中心,著名的勃兰登堡门朝北不远处,十年前,矗立起了一大片青灰色的碑石林,这是德国人民为纪念遭遇大屠杀的犹太人建立的纪念碑群,它占地一万九千平方米,共有2711块混凝土长方碑石,它们或竖立,或横躺,与周边耸立的高楼和森林公园,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。

我们一进入这个区域,不免吃了一惊,这里可是寸土寸金的柏林市中心黄金地段啊,居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墓区——那竖立、横躺的两千多块碑石,呈清一色的青灰色,所有的碑石上没有任何刻画,没有一个字迹——全部是无字碑,它们默默地躺在地上,静静地陷入沉思。

这就是德意志民族,敢于正视自己民族的败类曾经犯下的滔天罪恶,敢于向世界人民袒露历史的真实面目,敢于无畏地面对历史的公正审判。对于犹太人,当年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战争罪犯们,犯

下了滔天罪行,这笔历史的欠债,该由谁来清还?

德意志民族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推诿,他们面对历史的现实,在世界人民面前表现了极其真挚坦荡的心怀,勃兰特总理的下

这就是令人敬重的德国人,他们如此坦然地面对历史,如此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败类曾经犯下的罪行。有人说,日本人有这个胆量和勇气吗?——在

东京的市中心,建造一大片纪念碑墓区,真实披露日本战争罪犯屠杀中国人的惨状,忏悔日本民族败类的滔天罪行,纪念被屠杀的数百万无辜中国人。

柏林墙,我们抵达柏林后第一想知道的,是还能不能看到遗存的柏林墙?到了柏林,不去看一看闻名世界的柏林墙,那可是要遗憾终生的。

其实,柏林墙早就倒了,倒在1989年9月11日,它的正式建造,是在1961年8月13日,也就是说,这个被命名为柏林墙的墙,真正存在的实际时间是28年又28天——这是个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吉祥的谐音数字。

但它毕竟倒了。是人为倒的?还是不得不倒?恐怕两种因素都有,从今天东西德统一后人民的意向看,倒,是必然的,也是应该的,它的倒下,让两德人

古代文人雅集,兰亭聚会最经典,少长咸集群贤毕至。一个劲地喝酒,写诗,不能喝酒不会写诗,最好不要凑这热闹。去高邮文游台访古,解说员报出一堆你熟悉的古代文人,最著名的当然是苏轼和秦观。忆昔坡仙此地游,一时人物尽风流,苏东坡是客,秦少游是东道主,具体日子后人考证,没定评。

秦观是苏轼弟子,苏门四学士之一。一段时间,有句诗让人很纠结,这就是“我独不愿万户侯,惟愿一识苏徐州”。总觉得不是出自秦观之手,不应该,少游那么风流倜傥,没必要如此拍马屁。最关键一点,苏东坡也不会喜欢。

马屁可以拍,这股赤裸裸,大露骨。且不说抄袭李白“生不用封万户侯,但愿一识韩荆州”,秦少游以李太白自喻,让苏东坡情何以堪。后人根本搞不明白“韩荆州”是谁,这家伙怎么能和伟大的苏轼相比。

1079年,秦观应苏轼之请,写下了“有屈宋才”的《黄楼赋》。苏东坡评价甚高,不过显然还不是代表作。世异时移,唐朝诗宋词,苏轼和秦观的生活年代,骈四俚六不时髦了,赋这陈旧玩意也垂垂老矣。天下文章一大抄,“时不可以骤得兮,姑从容而浮游”,这两句仿佛出自

《前赤壁赋》,查日期秦观在先苏轼在后,为师的反倒有了抄袭嫌疑。去高邮,你必须要去文游台,必须要去二王故居。苏轼和秦观文游台上相聚,为什么让人津津乐道,理由很简单,两人的俗名更大,老百姓都知道。二王只是做纯学问,他们的小学功夫,他们的训诂本领,一般人理解不了。秦观比苏轼小十多岁,却死在前面,传说秦死后,苏很悲哀,感慨说“少游已矣,虽万人何赎”。

这两人离开人世,只相差一年,1100年,秦观走了,第二年,苏轼也走了。人生的一次相遇,有可能变得很有意义,很值得感怀。这种意义和感怀,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享受。大众是从众,如果苏轼和秦观没文坛地位,没留下那些传世文章和诗词,谁在乎他们是否见过面呢。

文人相聚,尤其有名的文人,自古都是佳话。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,中国如此,外国也一样。普鲁斯特与乔伊斯,上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两位大作家,坐在巴黎里兹饭店的水晶吊灯下交谈,这是他们唯一一次相遇,已经载入历史。海明威和福克纳,都美国人,竟然终生没见过,不妨假设一下,如果在一家咖啡馆会过面喝过咖啡,不管他们是否煮酒论英雄说过什么,这咖啡馆定会成为后人的瞻仰之地。

我们还是找到了它的现存遗址,德国人保存了一部分,没有完全毁灭,他们知道,这是个难以忘却也不能忘却的墙,应该让世人永远记住。

勃兰登堡门向北,步行约二十分钟,我们终于问到了。应该说,遗址保存得很完整,尽管比起原貌,要差远了,原墙长度达100多公里,几乎斜贯整个柏林城,其间还有200多个高高的瞭望警亭。整个遗址展览区,跨了大约一公里,巨幅的墙头画,林立的一排排钢筋,荒芜的小麦地,还有有意恢复原貌的近百米高墙(约3米高),和近旁的一座瞭望警亭。为了让参观的游客更多地了解当年的实际情况,在整个展览区的多个点上,都有录像展示,记录当年有人越墙的镜头,还有人试图越过柏林墙,却遭到枪击而身亡的数十张人像照片。

展览区的核心部分是一座建筑造型有些风格的展览馆,一旁有可以登高观赏整个展览区的瞭望台,这是要如实告诉来参观的人们,当初柏林墙是如何从建造到最后倒下的整个历史过程。

柏林墙,它的建造,它的倒下,都意味深长。中国人对起名,十分重视。在人们的意识中,好名字,会带来一生的好运。好财的,名字中一定会有金、银、玉、宝、财、发之类的;希望孩子将来成材的,名字中必有才、栋、梁等字眼。女孩,讲究美好,名字中就多秀、美、娟、丽等等,穷人就大不一样了,怕养不活,养不大,常将命贱的猫狗入名。中国人还讲究命中的五行属性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命中缺的,会在名字中加上。现在的年轻人,因为仰慕西方文化,还常给自己起个莎莎、杰瑞什么的外国名字。重视名字,进而重视名声,重视名誉,有着显赫名声的人,就是名人了,跟在名后的就是利了。遗憾的是,在浮躁的今日,许多人想着一夜成名,为了名利双收,甚至不惜恶意炒作,已经很少考虑,是名至实归,还是徒有虚名了!也不顾及是名垂青史,还是臭名远扬了……

方圆论·方圆像 费碟

方圆论

宇态心成像圆,竟敢无边作有边!方内繁花园外景,春光总在我丹田。

方圆像

天圆地正有方家,介意轮回日月花。解我胸襟观宇宙,银河无数星萌芽。

“小树繁花阁笔记”徒有其名,并无此阁。是张慧剑虚拟的个人专栏。这个专栏开始时刊登于《夜光杯》副刊。1953年,赵超构、程大千因为新闻版面上没有多少新闻,内容贫乏,记者都是初出茅庐的生手,写作水平也不高;再加上当时领导机关对新闻的管制也紧,弄得读者不要看我们的报纸,报纸发行量不断减少,十分苦恼。赵超构对张慧

剑说:“把你的小树搬到第四版本市新闻来如何?”张慧剑认为“我写的文史小品掌故居多,不是新闻,怎么可以登四版?”赵程都认为可登。他们最近见到毛主席亲自写的解放战争的报道,引用历史背景资料,不但丰富了新闻内容,而且增加了阅读趣味。“你写的笔记里今后只要有意识地配合当前重大新闻事件,把那些文史资料拿来古为今用,当做背景,岂不是很好看的新闻!”次日《小树繁花阁笔记》果

小树繁花阁笔记

张林岚

然从《夜光杯》移到第四版,在本市新闻中与读者见面。编辑部内勤以年长的居多,采访部的内勤记者大多是年轻人,而且党团员多。那些年重视培养新生力量,重政治,鼓励“小人物”反抗资产阶级权威。报社走廊评报栏贴出许多小字报,竟是批评老编辑对稿件处置不当,把副刊的东西放到新闻版。后来发展为“地盘之争”,说“副刊占去记者的版面”,“记者稿件无处容身”,甚至示“有人乘虚而入抢记者地盘”。程大千是老总编,见了大怒,代赵出面反攻。众人赤口白舌,混战一场。党支部汇报上去,市委宣传部非常重视,因为党中央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。编辑记者的矛盾是新老之间、党与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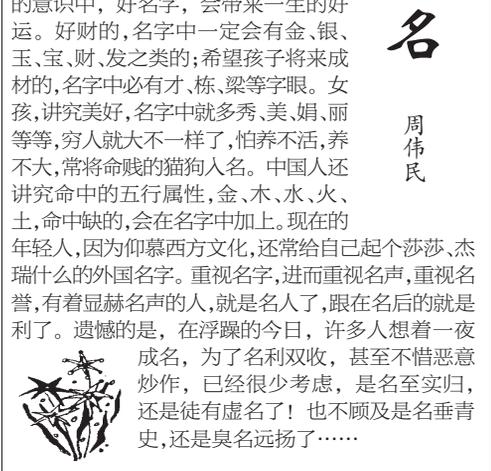
党之间的矛盾……宣传部长石西民召集党团员谈话,严厉批评“闹事”分子,甚至狠狠说:你们知不知道,这张报是党交给赵超构办的,你们少去干扰他。不愿干的可以到别处去!

“小树繁花阁笔记”事件烟消火灭,赵超构这个社长不好再说什么。小树繁花落英缤纷,“阁主”也深觉无趣,回南京白酒坊老家著书去了。其间,他还被夏行拉去编了个传记片《李时珍》剧本,由赵丹主演,大获好评。他就任了江苏省作协副主席。

“文革”十年,张慧剑监督劳动多时。某日,患病送医途中,殁于大板车上。真是“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。”

十日谈

《繁花》的主编是有“小报状元”之称的唐大郎,明请看本栏。



名

周伟民